

目摇摇录

第一章摇女人的智慧	(员)
智慧的获得	(员)
我的学校	(猿)
论性问题	(愿)
生命的真相	(怨)
一位教育先锋人物	(员)
所有那些机会	(员)
大学(员缘园—员缘缘)	(员缘)
家信	(圆)
家政艺术	(圆)
家政管理	(圆缘)
方法与预想的需要	(圆)
第二章摇女人的生活	(圆)
工作生活	(圆)
打扰	(猿)
我那异常聪明的母亲..... ..	(猿)
乡村职业	(猿缘)
成为一个女记者意味着什么	(猿愿)
员缘年的洗衣日	(源)
令人汗颜的丑闻	(源)
一位农场姑娘	(源)

一位 苑园岁助产士的回忆	(缘)
职业女性	(缘)
“自由”和“独立”	(缘)
公元 圆园年 的家庭研究	(远)
整整一天的工作	(远)

第三章 摇女人的婚姻	(苑)
婚姻的新画面	(苑)
我永远是你的	(苑)
对事情的更广泛看法	(苑)
战场已经改变	(愿)
爱与波特小姐	(愿)
一个坚强的女性怎会觉得婚姻是种束缚？	(愿)
一个世间的女人	(怨)
可爱女孩	(怨)
行动的女人	(怨)
婚姻？	(圆)
单身女人 大众情人	(圆)
家人与家庭	(圆)
贸易婚姻	(圆)
爱情变奏曲	(圆)
农夫的新娘	(圆)
婚姻的时尚	(圆)
葛罗丽雅娜	(圆)
一个合理的婚礼	(圆)
一个安静的中产阶级婚姻	(圆)
永远不应结婚的女人	(圆)
生命的脉搏	(圆)
未婚女子(圆年)	(圆)

我要生活	(员圆)
第四章摇女人的声音	(员猿)
大地的声音	(员猿)
一个女孩的生活	(员源)
为妇女投票	(员源)
奴隶事件	(员源)
女人要什么	(员源)
为妇女参政权而战	(员源)
女人 还是女权主义者?	(员愿)
一个战斗者的回忆(员源年)	(员愿)
维多利亚女王和女权	(员源)
为妇女投票	(员源)
女人的自由	(员猿)
男女选举权平等的战斗运动	(员源)
员源多名妇女已入狱(员源年 源月)	(员愿)
窗户被砸 给受害人的信	(员源)
艾米莉·戴维森的生活	(员圆)
东线战役	(员愿)
反妇女参政者	(员源)
与奇基夫人的对话	(员源)
最大的灾祸及如何结束它	(员愿)
选举权的胜利	(员愿)
第五章摇女人的战争	(员圆)
女人的战争	(员圆)
员源年 愿月	(员源)
对这些地方 他们知道些什么?	(员圆)
这么多母亲的儿子	(员猿)

姐妹们——兄弟们	(页源)
英国妇女的梦想	(页源)
唱一首战争年代的歌	(页缘)
当前的战争和未来的妇女	(页远)
平民	(页垣)
世界大战和女人在战争中的工作	(页垣)
也许	(页垣)
致我的兄弟	(页垣)
比利时印象之旅	(页垣)
我们计划一起建立一个宏伟的帝国	(页垣)
战争中的英国志愿救护支队	(页垣)
东线无战事	(页垣)
女权主义者	(页垣)
来自作战指挥中心的通告	(页缘)
战争中的女人	(页远)
战争中的工人	(页垣)
如果妇女可以联合起来	(页垣)
教育	(页垣)
遗憾地通知你	(页垣)
战争发热图	(页垣)
最孤独的一小时	(页垣)
死亡的追忆	(页垣)
和平	(页垣)
后来	(页垣)
 第六章摇新女性	(页垣)
新女性	(页垣)
女冒险家	(页垣)
新女人	(页垣)

新女性是神话吗？	(园 园)
致茶与网球女孩	(园 园)
无刺的玫瑰存在吗？	(园 园)
感谢天带来了新女性	(园 园)
丽达尔	(园 园)
玛丽·史密斯的一生	(园 园)
可怜、虚弱的妇女	(园 园)
妇女的自由和男人的恐惧	(园 园)
黄色翠菊	(园 园)
时代女孩	(园 园)
独自生活一段时间	(园 园)
第一个外国女人	(园 园)
员怨怨一员怨怨在沙漠	(园 园)
如果..... ..	(园 园)
第七次浪潮	(园 园)
译后记	(园 园)

第一章 摇女人的智慧

智慧的获得

新女性必须通过斗争获得适合她们所渴望的独立教育。

这种斗争可以回溯到很久很久以前。1849年，一位匿名作者，“索菲亚：一个有价值的人”，在其作品《女性不比男性低贱》中写道：

因为她们在社会事务中没有一席之地，所以讨论学习对于女性有无用处是非常荒谬的。想一想学习为什么对我们无用？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公众事务？为什么我们没有参与公众事务？因为我们没有受教育。

没有教育的平等，就没有性别的平等。

妇女与教育联系的紧密性关系到她们的经济、社会及两性平等，还有她们的独立——这使得关于女性教育的这场争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非常激烈，而且，这场争论一直到20世纪末还余波未息。

19世纪末的女性受教育只是为了适应她们在生活中的位置，很少有例外。中产阶级的女性们学习怎样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学习经济上的依赖和思想上对丈夫的顺从；工人阶级的女性们则学习家庭苦役。

妇女们对教育机会越来越高的要求对这些前提条件提出了挑战,而且它的反对者们也认识到,这将会把妇女置于一条进一步要求独立和追求家庭之外的机会的道路上去。就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妇女来说,如果受教育不是为了做贤妻良母和社会的装饰品,那她受教育到底为了什么?如果妇女接受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她们会要求同样的工作机会,也希望进入公众圈子,那么,维多利亚式家庭的整个基础就会被摧毁,社会将会被败坏,女人本身也将成为失败者。

议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个女性,因为心理或生理上的弱点,是不可能强壮到足够接受教育的——大脑的过度使用会对她们的性格造成伤害,并有可能使母亲变得不适合做母亲;或者说,教育对于注定要完成母亲和妻子义务的妇女来说会是一种浪费。更糟的是,教育会培养出一种好发牢骚的不像女人的女人,她们不会停止对男人们特权的渴求。隐藏在这些议论下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一旦教育机会的大门被攻下,其他的堡垒也会倒塌;男人在家中的绝对权威就会遇到危险,并且女人们会要求进入男性的职业领域,还要求有同等的工资报酬。

这种报酬很难赢得。在 19 世纪 80 年代,女家庭教师协会的成员在伦敦创建了王后学院来提供家庭女教师的资格——这是要挣钱养活自己的中产阶级女人们最合适的职位——并且提出职业标准,以及更好的报酬。当卡特汉姆女子学院在 1881 年创立时,它的义务就是要使女孩子能适应这些职责内的义务,做一个妻子,母亲,主妇和朋友,天生的伴侣以及男人的配偶;然而即便是那样,“学院”这个名字还是吓倒了人们——学校的第二任校长解释说:“有人说女孩子一进这个学院就会变成男孩子。”

在爱米丽·戴维(剑桥大学吉尔顿学院的创始人)的宣誓书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女子教育问题,1890 年建立的汤顿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也包括了女子学校。调查的结果是惊人的,它表明在大部分女子学院,教育水准都是极低的。但是,这份报告的对象当

然不包括那些至今仍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地位的中产阶级女孩子,以及正在自学的女孩子们。这份调查促进了女子新型学校的创立,这种学校拥有更高的教育质量,能培养出在国家级的考试中与男孩子竞争的学生。

1844年的教育法为工人阶级的孩子提供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但工人阶级的女孩子获得更高教育的惟一方式是赢得一项进修学校的奖学金。1854年的法案规定这种学校要保证三分之一的免费名额,但即便这样,家庭仍需供应制服和书籍,并且许多家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儿子们的教育更需要这笔微薄的收入。但是即使教育的供给在19世纪初能对女孩子们更慷慨一点,其内容仍然常常取决于狭隘的考虑。

对在旧式大学里的女子来说,也没多少值得乐观的事。在牛津大学,女生的名额被限制在20名,在剑桥则有30名,但不允许得到学位。直到1864年女学生才有出席讲座的权利——在那之前,每个讲座她们都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参加。1874年,女性终于得到在牛津获得学位的许可了,但剑桥直到1884年才允许这样做。

我的学校

我应该描写一下我记忆中的学校。它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弄堂里,对面是一家肥皂厂,其他三面都被高楼包围着,操场就在这些楼的后面。妈妈们可以在外面看着孩子们游戏。学校看上去就像过去一个有钱人的家。小院子前面围着奇怪的铁栏杆。小楼有两层高,上面都有小阁楼,两扇前门的每边都有一个窗户,通过前门你就进入了小礼堂。在一面墙上是粗大的热水管,它的对面是教师房间的大门。

小礼堂的尽头是幼儿学校,同时招收男生和女生。学校有大

班、中班和小班三个班级。两岁半的小孩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入学校,即如果孩子的妈妈有一个大家庭或者又怀孕了,那么这个小孩就可以去上学。这些小孩都没有受过训练,许多可怜的小孩不得不让老师擦洗干净。如果这孩子有姐姐在这个学校,那么她可能被叫来做擦洗的工作。有时候,由于这些孩子太疲惫了,以致吃饭时就在坐着的地方睡着了。我想这让长期辛苦的老师松了口气。

走廊另一端的尽头是衣帽间和盥洗室。盥洗室里有几个带凉水水龙头的洗脸盆,里面有一扇通向操场的门。操场很小,有一端覆盖着玻璃屋顶。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做游戏。操场的尽头是六个厕所,它们在冬天总会结冰。操场仅仅是个操场,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户外游戏也只有我们发明的那几种。我们在操场上玩跳绳的游戏。我们装做公交马队,来来回回地追逐。

我在那个学校的几年时光一直是在同一间教室里、同一张桌子上和同一个老师一起度过的。那间教室有猿张课桌,两个女孩坐一张桌子,所以一个班大概就有苑个女孩。桌子不能打开,并与座位连在一起。桌子每一边的边缘部分都有一个墨水池,每天由管墨水的班长把墨水池充满。我们每人发一枝有笔尖的钢笔,笔尖必须坚持使用一个星期。书本也是按科目分发的,在下课的时候,再把书本集合起来放在壁橱里。我们学习拼写、写作、阅读、历史、地理、算术和自然。在自然学习上,我获得了上学期间惟一的奖励。当我获得这个奖励时,没有人比我更加惊喜。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卷毛小船长》。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盆栽植物的竞赛。每个愿意参加的小孩都能得到一株天竺葵或者倒挂金钟。我总是要倒挂金钟,这娇美的花让我心情愉快。我很希望获得奖励,只是可惜,我恐怕我总是怀着善意弄死了它。每年还没撑到归还的时候,它就死了。

我们单调地大声朗读乘法表,直到我们再也不会忘记它们。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不能记住远伊象或者苑伊等于几,我就从头

到尾重复记忆乘法表 ,直到我能真正掌握它。这些乘法表的课程我从来也不曾忘记。我的老师是哈姆林夫人 ,她是个又高又瘦的可怕女人 ,如果我们做了错事 ,她会让我们出来 ,站到教室的前面。她站在我们身后 ,弯下身子 ,把我们的双臂交叉在我们胸前 ,然后把我们的袖子捋上去 ,她用尽力气打我们 ,直至我们的胳膊因为刺痛而发热。我们的女校长保存着一本处罚记录簿。如果你真不听话 ,你就会被送到女校长那里受鞭挞的惩罚 ,并且你的名字会被别人用红墨水写在处罚记录簿上。当你离开学校的时候 ,这会对你很不利 ,因为当离开学校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到自己的“记录”(介绍信)。没有一份好的“记录” ,你就找不到工作 ,因为申请工作时都要求看记录。我始终保留着我的介绍信 ,它是令我十分骄傲的宝物之一。

我的女校长米可小姐已经非常老了 ,而且总穿着黑衣服。她穿一件紧身衬衣 ,衬衣有长而紧的袖子。裙子又长又大 ,以致只能让人看到黑靴子的头。我觉得她非常喜欢我 ,可能是因为她认识我母亲。孩子们总有办法知道谁欣赏你 ,谁不欣赏你。不管怎样 ,当她出现的时候 ,我总是很高兴。(我想我写得太随意了 ,不过我只是把涌现在我脑海里的想法写下来。因为可能五分钟之后 ,我就已经把它们忘记了。)

再回到我的教室。冬天 ,在我们进入教室之前 ,教室里面燃起了很大的煤火。教室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铁制的火炉栏。火焰看起来很漂亮 ,但似乎并不能温暖整间空教室。我的座位在教室的后面 ,总是非常寒冷。我的手上生了许多冻疮 ,以至于有时候都不能握住笔。因为没有钱给我买手套 ,我妈妈就把磨破的短袜缝合起来 ,再用松紧带穿起来给我戴。这样去上学挺好 ,但是人总不能一直在手上戴着短袜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 ,我还是要受冻。

我们大部分女孩子都穿着很差的鞋 ,有些孩子根本没有靴子和长袜。我们之中那些能有鞋袜的人是很幸运的。尽管如此 ,大部分靴子的底都是纸板作的 ,这些纸板很快就会被磨坏 ,特别是在

下雨天。

没有人带手绢。在大多数情况下,破布片代替了手绢。但当破布无法使用的时候,袖子也是非常有用的。我的妈妈总是缝好破布的褶边,然后别在我的套裙上,以此来防止我把它弄丢。

我们的老师一定都是些女英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未开化并且很笨拙的。老师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不过令她们非常荣耀的是,我们其中出现了几位优秀的女孩,她们继续学习,获取了奖学金。在偶然的情况下,她们还会取得好成绩,这是学校的荣誉。

我们没有家庭作业,所以不需要书包。学校不供应饭菜和牛奶。如果一个小孩很困难,她可以申请饭票。凭饭票她可以在一家咖啡商店里得到一份免费的饭菜。没有多少人申请饭票,因为即使是社区里的穷人,也是很有自尊的。孩子们回家吃饭,只能拿两片切得很薄的面包来充饥。

当我们长大一些,一星期中会有半天时间被送到中心学校去学习家政、洗熨、烹调这三门课程的其中之一。我们不能挑选学哪一门,课程已经由学校为我们挑选好了。在洗熨课上,老师教我们怎样洗衣服,怎样用扁平的熨斗熨衣服,用熨褶皱的熨斗熨裙,用熨平的熨斗使衣服平板。所有这些过去的事情了,我很怀疑年轻人是否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如果是家政课,老师会教我们如何清扫、擦洗、整理床铺、给和真人一样大的洋娃娃洗澡。我们对家政课很感兴趣,因为是在一间专拨出的房子里上课,而且只有一个老师负责。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老师去检查房子其他地方的时间做游戏,我们跳上床,扔枕头,玩洋娃娃,把脏东西扫到席子底下。这是一个星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一门我们永远也不讨厌的课。

我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过开放日,或者任何老师和家长的联系会。学校一般不会找父母,除非孩子头上发现了虱子。学校护士定期检查我们的头,我们一次有几个人被送进老师的房间,在那里护士用梳子仔细检查我们的头发。如果查到你头上有虱子,你将得到

一张卡,以示警告。如果下次护士检查时头发还不干净,你将被送到“清洁中心”。在那里,你的头发会被剪得非常短。这是很丢脸的事。因为,所有看到你的头发被这样剪短的人都知道你很脏,并且会羞辱你,直到你的头发重新长长为止。许多女孩都受过这一惩罚。没有体会过这种惩罚的人无法了解这种事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学校对事故和疾病无任何准备,我记得有一次我吞了一个别针,差点窒息,因为它卡在我喉咙里了。我咳嗽、窒息得太厉害了,连课都被打断了。有个女孩把这一切告诉了老师。她和女校长都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只好把喉咙里还卡着别针的我送回家。另一个女孩陪着我回家。幸运的是,我们到家时我妈还在。她快速将手指伸入我的嘴,让我呕吐。不用说,别针被从喉咙里吐出来了,而且没有划破我的喉咙。弄完过后,妈妈又把我送回学校,使我不至于缺课。

当我再大一些的时候,我全天待在中心学校。学校位于犹太人居住区。每个星期五我们都所谓的“双会”。平常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午饭休息时间,但是,星期五我们只有一小时。在其他日子里,我们都是四点放学,但是在星期五,我们两点半就放学了。这样可以使犹太小孩与我们一起回家吃饭,并为他们从周五日开始一直到周六黄昏结束的安息日做准备。

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常常能赚到一点买糖的钱,因为如果我慢慢散步的话,犹太女人会叫我帮她们点煤气,或用火柴点火,并将煤以火为中心围起一圈。实际上,我做了任何需要做的小事。如果找不到一个基督教徒,那些事情就没人做了。因为那个地区的犹太人非常严格地遵守他们的宗教仪式。桌子上铺着干净的白色桌布,上面放着为安息日而燃着的蜡烛。我每次工作都可以得到半便士的报酬,我很欢迎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样我很容易就能赚到买零食的钱。

论性问题

女孩子只能从书本上获得知识 ,因为大学校园里只允许一些直露、公开的文学作品。用于研究的古典作品都被严格删改过了 ,学校图书馆如此枯燥无味 ,以至于没有一个 18 岁以上的人乐意从中借一本书。通过合理或不合理的途径 ,我们有必要获得一些关于性方面问题的书籍 ,因为大多数女孩刚刚跨过成人门槛 ,这对她们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

她们所拥有的这种知识如同一种很奇怪的旧货物 ,只是被很随意地捡起来。她们有时在这一方面很老练 ,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一无所知。因此 ,尽管有些知识都被冠以“生理”的名称纳入了课堂 ,并且她们还被要求记住一系列骨头与器官的名称 ,但是所有那些关于女性特殊器官和主要生理功能的方面 ,却都被故意忽略了。因为这方面被神秘地掩饰住了 ,所以她们只能通过推断和臆测 ,得出离奇古怪的结论。一些年龄较大的女孩为了理解对于小孩是如何来到世上 ,往往只会运用童话故事来弥补知识的不足。在夏天的这个时候 ,在花园的角落 ,可以看到无数的头像停飞的蜜蜂一样挤在一起 ,匆忙的低语声和压低的笑声就如同蜜蜂的嗡嗡声 ,伴随着关于“如何”的激烈讨论。作为对这一问题的生动回答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将来某一天都可能漫步于这个神秘世界。无数的理论在流传 ,一个比一个荒诞 ,并且想得越荒谬 ,越能得到尊敬与掌声。

另一方面 ,她们却积累了很多无益的信息。那些来自内地的女孩 ,可以生动地讲述关于黑人的朴素风俗的传说 ;另一些生活在小城镇的女孩 ,常常描述她们在中国帐篷(这是淘金者必不可少的居所)里的举动。家庭女教师同样也不例外 ,无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 ,善良的还是不善良的 ,她们与贫穷女人一样 ,从她们放任的学生时代 ,她们就都喜欢表示一些浮夸的疑问。

这种偷尝禁果的尝试(这与一般是在校男生的公开淫秽没多大关系),甚至并没有扩大女孩子的视野。因为这是不得张扬必须被掩饰起来的東西,就像细菌一样见不得阳光,所以它们发育不良,并且没有生命力。她们的思想被扭曲了,她们的观点也被扭曲了。在她们的眼睛看来,原来正常的人类关系看起来也不正常了。因此,在她们眼里,最重要的家庭生活方式也无法得到宽容;不仅家庭如此,男人也一样,在这些作风严肃的年轻人看来,家庭生活都被禁止留下欲望的痕迹。

在这些女人眼里,男人是野兽,是色欲与野蛮的混合体,他们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得到快乐:某种强烈的,让人迷恋的,消失但随后就被寻找的东西,某种想逃离同时又借助于人的处理技巧而产生吸引力的东西。

——选自《智慧的获得》,1954年。

生命的真相

早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练习着用我那还在萌芽当中的理性力量,去阐明一些之前没人愿意启蒙开导我的东西——生命的事实。如果母鸡可以生蛋的话,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就可以认为小狗甚或小孩也是从它们母亲的身体中生出来的。进而,面对猫和狗根本无须任何典礼(就可以生育)的事实,“必须结婚才能生孩子”的想法似乎就不合情理了。这(种思考)都是因阅读那些提及了“堕落女人”的故事而产生的想法。在那些故事中,她们总是企图并努力隐藏她们可耻的母性。很快,对我而言一切都变得显而易见:后代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一种明确的、刻意的亲密行为。为什么即便惩罚是如此可怕,依然会发生这种亲密关系呢?这个疑问一直困惑着我,直到我知道了“亲密行为本身就非常快

乐”的解释之后才恍然大悟,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对与“精神恋爱”相对照的“肉体爱恋”意义的理解。“肉体爱恋”理所当然是极其丢脸的,但我不禁质疑:既然它是创造所依赖的创造体系的一部分,它就可能很难被限制在“婚姻原则”之下。在独立地得到以上这些结论后,我自认为已经解决了性的问题,于是从此几乎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之后我的一个顾虑则是如何消除母亲用她自身的经历对这些令人讨厌的事实的说明来启蒙我的困窘,以及我自己承认“知道”(生命的真相)的困窘。但事实上,在 15 岁之前,母亲从没尝试过启蒙我,并且很轻易地以“并没有任何我需要的东西”为借口。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我不谈论也不允许她去修正我可能已接受的令人不快的印象,她还是有些许的痛苦和责任的。

一旦时刻来临,我就急切地想离开学校。因为那时艾德蕾德来了一个红发似小火炬的女人,她不仅是新近从巴黎来的一位优秀的画家,而且也是一个最鼓舞人心的老师。她在城里已经开了一间画室,并且据我所知她应该是南澳大利亚惟一个雇用裸体模特的人。她大约有 15 个学生——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其中没有我母亲朋友圈子里的人,但是我坚决要跟着她学习。当时我的钢琴课已废弃了,母亲说服自己相信适度地栽培我的艺术天赋是极其正确的。所以,尽管她不喜欢人体模特(一个毕竟只有 15 岁的小女孩),我还是被允许每周上两天画家的课。

爬着楼梯去那间画室可以说是我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各种新的美学感觉开始在我的灵魂当中像蘑菇一样萌芽了。

画家教我画色调的浓淡,学习光度和阴影以及在画布上直涂的画法。我觉得这种画法直到我后来进入伦敦一所艺术学校时仍风行着。现在我已不用这种方法了,我宁愿在早期课程中多学一些建筑学方面的知识而不是摄影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这样会节省大量的时间。

画家的学识、正直和精力充沛的热情也创造了奇迹,她将我的

全部“机器”都转动起来，为人师还能怎样呢？

我母亲死后，我在她的日记里发现了一条可悲的记录——她抱怨画家小姐对我的过度影响，因为这位老师坚信我总有一天会逃到欧洲去学习。“你知道，博文夫人，你没办法留住她的。”她如是说。对我可怜的母亲来说，这听起来无疑是命运的丧钟。母亲是完全为我们孩子而活着的。甚至连她去修女协会当秘书也只是她作为家长活动的一部分。母亲其实很简单，也很容易快乐，如果她的孩子没有变成如此“多刺”、敏感、年轻的利己主义者的话。弟弟还在校念书，而无论如何他有性别上的特权。男孩们必须离开家，女孩子则不能。所以，我母亲和我同时陷入了困境，一连几个月不开心，而我则无视一切，敏捷地追逐着完全不同世界的真理——我把它称之为美丽与自由！

——选自《来自绘画、来自生命》，1955年，斯达拉·博文著。
作者 1929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南部的艾德蕾德，1951年去英格兰，在威斯敏斯特艺术学校跟随瓦尔特·斯格特学习艺术，曾先后在英格兰、法国南部和巴黎居住，二战期间被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物董董事会任命为官方艺术家。

一位教育先锋人物

19岁刚进入学校的我就看到了学校突出的缺点和不合理。在我看来，整个学校就是一个精巧的机器，它常用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但那时我并没有看到布丝小姐面临的任务如此困难，而这点我在以后才意识到。她有无穷无尽的焦虑，她的学生的烦恼与她自己的巨大焦虑比起来根本无足轻重。她是为女孩们筹划某种教育体系的先锋人物，并且几乎是独自一个人完成了一切。她没有现成的人物可以模仿，在此之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先

例。她的私人学校是如此的成功 ,以致不久她就拥有了 四个女孩——她们所有人都接受着教育 ,并被依照维多利亚式的规范培训良好的言行。

“都接受了教育”——但都是什么教育呢？这个问题显然不容易回答。所有迄今令人满意的修养、才艺的理想(教育模式)都必须被清除 ,但用什么来代替它们的位置？当男孩们接受的教育已渐渐从过去(的种种体制)中成形并受到哲人的关注时 ,那种适于女孩的教育体系则早已形成了无法摆脱“取悦于男人”这一目标的定势。布丝小姐对这一切深恶痛绝 ,但却没看到若真正实行得好的话 ,这种体系也有各种伟大的可能性。深受丈夫喜爱 ,并广受其他男性的好评 ,对我而言 ,这似乎是一个女性能够拥有的完美形象。绝大多数女孩子都会为人妻 ,为人母 ,要明确地面对作为未来妻子和母亲的现实要求。但是 ,布丝小姐却不是这样 ,她手中掌握着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方式——通过外部的考试激发人的雄心壮志。课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设置的。那么 ,不论好坏 ,女子教育都成为一种对男子教育的苍白无力的模仿。这是因为公共考试从未区分性别 ,而女性的声音在考试委员会中也从未被听到。

比课程更严重的问题是纪律。这些女孩子从不同的家庭中走出来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学习过。在这里 ,男子公立学校的模式并没有提供多大帮助。他们那种学校模式的三个基本要素——运动、有效的惩罚、有价值的学习——在这里是完全缺乏的。

运动远非单纯的游戏 ,而是为了发泄激动的情绪 ,培养天生顺从的性格 ,防止精神过分紧张。我认为 ,对布丝小姐来说 ,情况从来不是这样。事实上 ,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户外活动场地 ,根本就称不上操场。不过倒有一个很大的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的体育馆。我们在里面做的都是瑞典式的运动项目 ,如健身球、平衡木或韵律操。有人会害怕我们因运动太多而引起骚动吗？我们一整个上午都在学习 ,中间休息时间短得只有一刻钟 ,这就使我们除了谈